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编



211:1534.4

, 1629(2)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NOBEL PRIZED LITERATURE

根據瑞典學院編纂...諾貝爾基金會轉印發行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各國版本編輯整理和成

陳映真主編



XWTS 0021272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11

明娜 傑洛拉普著 孟祥森譯

樂土 魔陀彼丹著 邱豐松譯

主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惠

出版者 **遠東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東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上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5號

電話：(02)752-559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807號

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再版

中華民國71年5月14日

中華民國71年5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主 編／陳映真 策 劃／沈登恩
顧 問／白先勇・王禎和・姚一葦・何 欣・葉石濤
尉天聰・胡菊人・高信疆・胡金銓・痖 弦
譯 者／湯新楣・喬志高・郭博信・吳潛誠・鄭 琨
劉啓分・杜國清・葉維廉・李歐梵・鍾 瑰
翁廷樞・王潤華・劉以鬯・方 瑜・李永熾
孟祥森・黃文範・宋碧雲・高大鵬・邱豐松
李魁賢・黎登鑫・王兆微・戴 天・也 斯
陳紹鵬・楊用蓀・何 欣・莫 滸・張伯權
陳 黎・陳曉林・王鳴仁・宋樹涼・邱剛健
鞠 翱・吳煦斌・楊 澤・梁錫華・簡清國
黃燕德・徐道昉・吳安蘭・鍾 文・顏正儀
王津平・慈麗茹・陳惠華・高淑斌・劉大任
助理編輯／張恒豪・楊順明・林秋蘭・黃燕德・余淑玲
作者畫像／吳耀忠・梁正居・邱美月
美術顧問／黃永松・黃金鐘・水禾田・莊 靈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11



卡爾·傑洛拉普

Karl Adolph Gjellerup

1917

獲獎

亨利克·龐陀彼丹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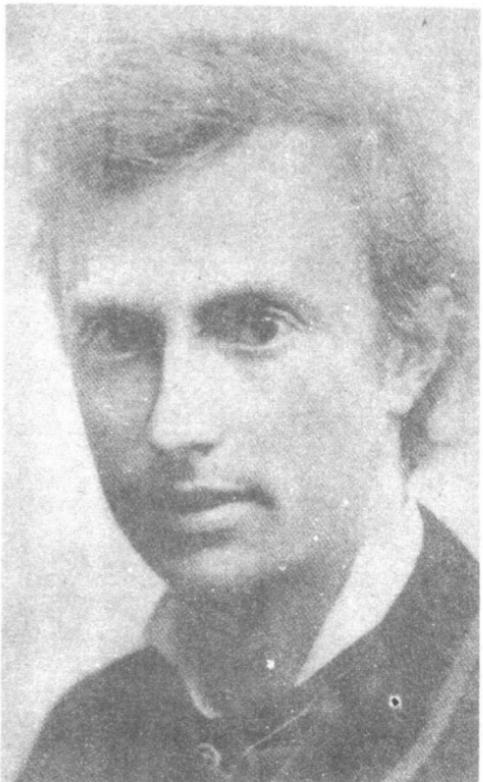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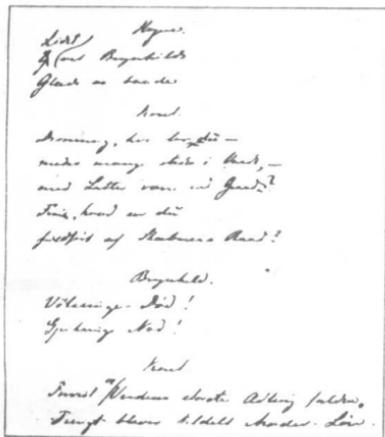
獲獎



廢物彼丹（吳耀忠 摄）

傑洛拉普的作品，蘊涵高超的理想。

傑洛拉普的親手筆跡。



龐陀彼丹的小說，反映了十九世紀丹麥社會的衝突、希望和悲慘。

Bei uns wurde lange nach dem Begriff
"Pechschwanz" ein unbestimmter Begriff
und auf verschiedene Dinge, die wir "un-
glücklich" nannten, angewendet. Ich ver-
gessen nicht, daß ich mich darüber unterhielt
mit einem anderen und er meinte mir
daß das kein gutes Wort sei.
Dann schickte ich einen Brief an den Redakteur
der Zeitung, in der ein anderer Artikel erschien,
der von einer "Pechschwanz" sprach, und dieser Redakteur
nahm auf meine Briefe, und schickte mir eine
Antwort, die mich sehr erfreute, und sie war sehr
frank, ausdrücklich, und sie war sehr
ausführlich.

The last figure - the great white, is
the last of the species with which we

[View Details](#)

晚年的龐陀彼丹，對於
險惡的丹麥政治環境，
憂心如焚。



一九一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卡爾·傑洛拉普（丹麥）

Karl Adolph Gjellerup

得獎評語…

「因為他多樣而豐富的詩作——它們蘊涵了高超的理想。」

因為一次世界大戰的緣故，一九一七

年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沒有舉行。

瑞典學院的頒獎辭與傑洛拉普的致答辭從缺。

目錄 卡爾·傑洛拉普

得獎評語	1
明娜	孟祥森譯
傑洛拉普及其作品	309
傑洛拉普	
與龐陀彼丹得獎經過	317
傑洛拉普作品年表	321

目錄 亨利克·龐陀彼丹

得獎評語	1
樂土	邱豐松譯
龐陀彼丹及其作品	223
龐陀彼丹作品年表	237

明

娜

孟

祥

森

譯

卡爾

·

傑洛

拉普

著

譯者註言

一、本譯係根據英文版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之英譯文，英譯者爲 C.L. Nielsen，原著係丹麥文。

二、註文除少數幾則外，爲中譯所加。

三、原文行文與對話中所加插之德文、法文、拉丁文等，除英譯本中已譯於括號中者外，一律譯於邊註。

四、地名凡有意義可查，而尚未有常見之固定譯名者，大都試採意譯。

五、God（上帝），一律譯爲萬特；Bible（聖經）譯爲「綴草經」，特此註明。

"Heu! Quanto minus est cum reliquis versari quam tui meminisse!"

Shenstone

「噢！同他們生活，遠不及懷念你甜蜜。」

湯瑪斯·摩爾

當我在我朋友海拉德·芬格遺贈給我的心愛書籍中細讀湯瑪斯·摩爾的「愛爾蘭詩歌」時，發現這句「微妙的題詞」下面用鉛筆重重劃了黑線。因此，我認為，把他在倫敦去世前交託我的手稿，他愛情故事的回憶，標上這句題詞是適當的。他的死，我悲喜參半的說，是在他失去他所愛的明娜沒有幾年之後。她給斯提芬遜的信提到，他的胸部不強健的隱憂，實際比他自己所設想的更非沒有基礎。而他醫生所說，他心靈的傷——這是本稿所述——為他業已忍受的病痛增添了燃料，亦或可以採信。

卡爾·傑洛拉普

一九一二年八月

於德勒斯登

卷一

1

在工藝學院的這一學期過得十分疲倦。德勒斯登開始熱得不堪忍受，更糟的是，我住在「舊城」的一條小街上，雖然乾淨，却不明暢。我想念丹麥的“Sund”^①。易北河的傍晚雖然美景如畫，却少予人清涼之感；晚上九點到十點之間，當我為呼吸一口新鮮空氣而拖着步子爬上著名的水沼台地時，溫度計仍滯留在八十八度左右。從另一方面說，這也總算一種寬慰，即我毫無問題的有權感到悶熱，而在陶尼阿芒咖啡屋廊外吃一杯冰淇淋，坐在柱子間，聽河對岸的「溫納花園」音樂廳傳來的斷續音樂，是一種情有可原的奢侈。

就是在這樣一個晚上，我下了一個妄謬的決定：在即將來臨的暑假到鄉間去。至少對我來說，這樣的決定相當冒失，因為我既有繁重的課業又慣於非常節儉。我想要去的是薩克森^②——瑞士，而在最後一口冰淇淋尚未融化之際，我已決定要到萊丹，在那裏租小屋而住了。萊丹是個親愛

① 德文，南方。

② Saxony，從前德國東部之一州，首府為德勒斯登。

的、小小的幽靜處，給我留下一種稀有的、溫柔的、田園詩般的印象——儘管我像大部分旅人，僅在經過時瞥見，何況又是從稜堡下來時的黃昏。

幾天以後，一日將近中午，我在一個小火車站下車，走過幾片果園，前往津渡。在這一帶，易北河在耕地間蜿蜒，而耕地則漸漸依緩坡上升，變為起伏的鄉野；其上，覆蓋黑松林，松林之上，是高懸的岩石。「上萊丹」就在這裏，錯落着幾片豐饒的農場；玉米田和綠草地之間，則散種果樹。河對岸是連綿的山巒，只在中央有一缺口，上萊丹小村就從這缺口透露出來；這村，除了兩家小客棧之外，幾乎一無所見；新客棧光禿，舊客棧則樹木過於茂密。兩者各在奔入易北河的晶瑩小溪一邊，而易北河則急速逝去。山谷左邊，是稜堡壁立的藍灰岩石，石麓則遍滿松林與山毛櫟；順勢而下者，便是閃光的沙岩採石場，乃此地最美的部份，一連串高岸的黃色石壁，有些竟直矗數百英尺。與之相對的是村子另一邊的採石場，沿山根如一堵連綿的石壁，石壁上方為滾滾林濤，漂浮於林濤之間者則是百合岩——狀如巨大的軍艦。

渡船，像泗水的狗，是斜向前進的，由側擊船身的河水做動力。船繫在一條鍊繩上，鍊繩在中游固定在浮筒上，兩端則高栓在河岸，舟子只需將小桅杆上的滑輪所繫的連接鍊拉緊一兩次，就可獲得所需的動力與方向。

雖然如此，舟子仍不斷用衣袖揩汗，而那張臉，遠比我頭一晚在動物園所見的西奧克斯印第安人更紅。但此處，在他領域的中央，你不會驚異他的膚色與汗水，因為彎曲而有石壁的河岸如一面凹鏡，展向南面，其焦點則落在萊丹前方。舟子與我共認我所選擇的不是涼爽之地。但此處

離蔭涼多樹的幽谷却不在遙遠；何況我也不是輕易改變決心的人。或許，這一次，也有命運手指的撥弄，而這又十足證明此事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否則不致引起命運的干預。無論如何，日後我若曾追悔當時何以不允許自己被炎熱嚇退，則其原因絕非要與炎熱抗衡。而我會追悔嗎？直至今日，已經五年了，我仍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有一位作家——如果有人問到，我甚至會說，那是一位十分著名的作家——曾說，在憂傷的時刻，沒有比快樂的往事更令人憂傷了。當然我沒有勇氣去辯駁這句話中所含藏的真理——尤其是在它傳誦得如此之多，幾要成為箴言之際；但我却要說，設若回顧之中沒有快樂，則就更為可悲了。以這樣的認識，我願盡我所能，回憶萊丹及其隨後的日子。

要找一個住處，是首臨的困難。兩家小旅舍剩下的都是最差的房間，索價又貴。我從這一家跑到另一家，多次越過小溪，爬上窄小的木板台階，從溪這邊的鞋匠家到溪那邊的麵包師家，再重回鐵匠家，又過河到食品雜貨店家；但他們的房間不是已經租出，就是兩間一組，而付兩間的房錢實超出我的負擔。最後，那遠在松林背後的鄉村學校，是我剩下的唯一希望了。

由於假期，我便大膽敲老師的私人房門。開門的是個小童。他說，不知老師在不在；他跑開，片刻又從我身邊飛過，衝上樓梯，幾乎又馬上下來，拿着一雙皮靴；又衝開，很得意的拿了一件外套。不久，那老師出來了，穿的就是這套配備，還半睡半醒，好性情的臉上帶着開朗的、半幽默的笑容。不錯，他有兩間出租，但要一起租，一個月兩個幾尼。我向他道歉，給了他無益的打擾，而他則安慰我，說我或可在鄰近新蓋的「別墅公寓」找到單間的。